

嚴可均集

〔清〕嚴可均 著 孫寶 點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嚴可均集

〔清〕嚴可均 著
孫寶 點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嚴可均集 / [清] 嚴可均著；孫寶點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540-0095-3

I. ①嚴… II. ①嚴… ②孫… III.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76326 號

嚴可均集

[清]嚴可均 著 孫寶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陳小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潘丕秀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9

字 數 297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095-3

定 價 90.00 圓(平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前言

一

嚴可均（一七六二—一八四三），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據嚴可均著述題署及其族弟嚴章福所作《鐵橋漫稿序》，又知其初名萬里，字叔卿。嚴可均早年撰述多署以『嚴萬里』之名，如《續修四庫全書》所據清抄本《商君書新校正》五卷附考一卷題署『西吳嚴萬里叔卿校』，《續修四庫全書》所據清抄本《爾雅一切注音》十卷也題署『歸安嚴萬里鐵橋纂輯』。之所以題『西吳』、『歸安』，是因為嚴可均曾於歸安縣庠求學，且歸安、烏程均為湖州屬縣，統稱『西吳』，嚴可均有《城陵磯舟夜憶西吳舊侶各散天末》、《瓜步江上憶西吳諸子却寄》等詩，其中『西吳舊侶』、『西吳諸子』即指湖州諸友。另外，烏程為嚴可均原籍，但也曾改籍宛平。嚴可均早期的某些著述就署以『宛平』，如四錄堂類集本《唐石經校文》十卷本題署『宛平嚴可均纂』，四錄堂類集本《說文聲類》二卷本題署『宛平嚴可均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錢恂抄本《鐵橋詩悔》也標以『宛平嚴可均撰』，等等。關於這一點，目前有兩種解釋：其一，躲避官課，北上京師，占籍宛平。清楊峴《書嚴先生逸事》說：『有知先生曩事者，為言先生負糧課，校官責焉。』

先生逃，遂入京師，籍宛平。舉於鄉，故又爲宛平人。』其二，江浙科場競爭激烈，爲求早日中舉，冒籍宛平以參加順天府鄉試。^{〔1〕}楊峴是嚴可均的同鄉晚輩，且有一定的交往，其解釋應更可靠一些。不過，嚴可均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中順天府鄉試舉人，次年二月參加禮部會試不中，此後無意於科場決勝，就逐步改回原籍。《光緒烏程縣志》卷十八《嚴可均傳》載：『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改歸原籍。』

嚴可均出身於書香世家，其遠祖嚴震直於明洪武年間歷仕通政司參議、工部侍郎、尚書，曾治理廣西興安靈渠水患，督餉山東，頗有政聲。其祖嚴而泰爲縣庠生，著有《琴川稿》。其父嚴其焜爲鄉邦名士，著有《敬修齋詩稿》七卷、《荻塘文稿》三卷、《鸞坡先生集》三卷、《金石跋》八卷。另外，嚴可均外祖母陳氏也爲名家賢媛。陳氏祖父爲崇禎辛未進士陳燦若，歷任應天教授、國子博士、兵部主事、南職方郎中、撫州知府，曾追隨左良玉抗清。晚年歸隱，建齋治堂。著有《韻府披寶》、《南樞奏議》、《齋治堂集》。^{〔2〕}嚴可均幼年時常去外祖母家，其在《陳燦若傳》中說：『幼時屢從往齋治堂，見破書堆有《李長吉集》，是余族巔軀子手批者，乞得之。』應該說，良好的家學淵源爲嚴可均的文史著述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嚴可均生性傲岸峭拔，不肯屈己事人，這成爲其遠離科場爭逐而潛心問學的主觀原因。他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中順天府鄉試舉人時已三十九歲，次年會試落第也與他不肯諂事考官有關。楊峴《書嚴先生逸事》載：『（嚴可均）試禮部，主試者貴人，索得先生卷，欲魁之，以

詩失諧斥。或勸先生詣謝，貴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先生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嚴可均爲詩鍾情於漢魏晉宋，詩體淳古有餘，律格不足，故而出現詩韻不諧的情況。不過，他不願飾以圓滑之詞爲自己藏拙，更顯出其峻嶒不羈的秉性。早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三十一歲時，嚴可均就在父親的幫助下刪選少作，結集爲《鐵橋詩悔》，直至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四十二歲時最終刪定。他在《鐵橋詩悔自序》中說：『余少時頗學爲詩……壯乃甚悔，專力治經，而詩不復作。……既詩壇無我位置，即所以位置我者別有在耳，然而少時精力半耗於此矣。……願後我悔者蚤悔也。』文中揭示了其由『頗學爲詩』至『專力治經，而詩不復作』的志趣丕變，若結合其因詩律不諧而落第的事實，也不難讀出其中負氣遠仕的味道。

嚴可均三十三歲之前，基本在求學縣庠、遊賞鄉邦景致與廣交鄉賢的時光中度過。像作於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的《壬子上巳翁氏山樓寄友人》自注中所描述『去歲上巳，集同人于鷗波小閣，皆賦詩』的場景，即是集中寫照。自三十三歲開始，嚴可均至京師追隨友人姚文田，與之會商謀撰《說文》之學，開啟了他人生中遊幕治學的主題。在姚氏幕下長達十年的時光中，嚴可均除了接受姚氏所提供的治學便利外，還遍與京師各藏書家晤談切磋，大量收藏或目驗名碑古搨、善籍珍刻，這都爲其接觸最新的學術動態與開展著述創造了條件。如嚴可均在《說文訂訂序》中就說：『段君素以治《說文》有聲于時。嘉慶三年，此書流播都下，都下翕

然稱之。余不觀近人書，以又愷故，亦寓目焉。』上述正說明他在京城較早地接觸了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也直接促動了其《說文訂訂》的撰寫。在京師期間，嚴可均協助姚文田撰《說文長編》，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所作《唐石經校文》、五年（一八〇〇）所作《說文訂訂》，是這一時期較重要的成果。

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九月至七年（一八〇二）五月，嚴可均協助孫星衍校刻群書，輯佚古籍。此後，他接受時任提督廣東學政的姚文田之邀，赴粵主講香山縣豐山書院。在粵期間，除遊覽風物名勝、講學授徒外，嚴可均也注意搜羅碑搨珍函以厚積儲學。至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夏隨姚文田返京之際，他相繼從《道藏》及唐宋類書中輯出《公孫龍子》、《尹文子》、《鬻子》、《關尹子》、《老子》、《新語》等典籍佚文，《唐石經校文》、《說文聲類》、《群書引說文類》等書也相繼在豐山書院刻板印行。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秋，嚴可均再次接受孫星衍之邀入平津館校書。他與洪頤煊、俞正燮、管同以及幕主孫星衍辯學問難，編纂《平津館金石萃編》、《山東鹽法志》等，個人撰述則有《說文校議》初稿。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朝廷開全唐文館，嚴可均因未被徵列為館員，遂意欲以一己之力編纂唐前文集。他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總敘》中說：『廣搜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祕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旁及釋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鴻裁鉅製，片語單詞，罔弗綜錄。省併複疊，聯類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五人，分代編次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

肆力九年，草創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于事而竣。』《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耗費了他二十七年的時間，其赤誠精勤與傲然自信的學品令人贊佩。

嚴可均爲謀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能夠刊布，提出與孫星衍共撰的建議，孫星衍、孫星衡于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參與進來。在纂輯過程中，嚴可均曾與俞正燮商討編纂篇目及體例問題。顧廣圻、彭兆蓀等人在孫星衍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正月歿後，爲其校輯遺稿中的《全上古八代文》，這說明孫星衍確實著手編纂過先唐文集。不過，就現存於上海圖書館的彭氏所輯《全上古三代文》八卷本的篇幅來看，遠不能與嚴可均之書相比。吳鼐在孫星衍死後試圖續輯《全上古八代文》，却于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秋即辭世。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李兆洛也打算搜集整理《八代全文》，但瞭解到嚴可均、孫星衍等人的編纂工作及前期成果之後，不由感慨：『《八代全文》某曾假一觀，成之尚非易……以非此時所急也。』（《養一齋文集》卷十八《與汪夢慈農部書》）可以說，自始至終將此項工作堅持推進的只有嚴可均一人了。^{〔11〕}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九月，嚴可均謀得建德教諭一職，因病于次年四月纔赴任。晚年出任本非所好，這大概是迫於生計而爲。在任之初，建德夏汛期間水災嚴重，嚴可均在給姚文田的信中說：『上天降災，從四月三日雨，至七月不止，我湖州竟爲江浙九災郡之最。大江灌而

南，海潮溢而西，郡治以東數百里間，平地水深一二尺、三四尺不等。浩浩滔天，無注瀉處。死者已矣，生者巢居。桑無子遺，田不下種。凶問頻仍，熏憂曷極！』由此可見其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建德期間，嚴可均積極募款修建縣學學舍、文廟，清查學田，纂修《建德縣志》，但自身却陷入困厄之中。他在《答姚秋農總憲書論夏殷曆》中說：『不佞在建德，眠食如常，唯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十兩弱，不穀僦屋輜班之用。又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棧可戀，逝將餬口四方。』然而，即使在此情況下，嚴可均仍然堅持《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輯錄校訂事宜，在建德期間全書已初具規模。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嚴可均應浙江學政陳用光之邀，于杭州使院校點文集。在此期間，與黃式三、吳德旋、許瀚、俞正燮等人交遊論學。次年年底，他在給徐松的信中臚列了著作書目，其中就包含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斷代詳目，說明此書業已完竣。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七十四高齡的嚴可均辭病歸家，全力謄寫《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清樣。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在族弟嚴章福的協助下，刊布《鐵橋漫稿》十三卷。嚴可均還經常前往蘇、杭尋找故友，于書肆訪求稀籍善本，可謂樂學不疲，不知老之將至。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嚴可均卒於家，享年八十二歲。

嚴可均一生仕途蹇頓，慘澹營生，却不以為憾。儘管他曾在《上閩撫韓芸舫房師書》中自述：『可均破書襤被，寄迹荒江。髮白齒搖，曾無善狀。即平生撰輯積稿再等身，終歸覆瓿。』但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價值觀中，他仍然傾心於後者。他在《答徐星伯同年書》中說：『可均偃蹇終身……既不能致君澤民，祇應與古為徒。皇皇焉上觀千載，網羅放失舊聞，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不爾，天生我材，亦何所用？夫立德、立功難，立言亦大不易。載籍極博，千僅一存；補闕拾遺，毋俾失墜。匪異人任也，願與足下共勉之。』其中不難看出他以興復斯文為己任的宏壯氣魄和遠大抱負。正因如此，他纔能不願接受朱世傑無償贈送重金買來的明初本《北堂書鈔》，而償以原值。又在晚年困頓之際拒絕友人庾仲卿的贈金之舉，并作《答庾仲卿書》說：『僕偃蹇終身……于天文地里、名物象數、聖賢道法、古今治亂興衰雖略究心，顧第望見樊籬，未窮奧突。學然後知不足……然頽仰平生，又私竊自幸。假令弱冠後早登巍科，入翰苑，躋卿貳，度未必有勳業照人，不過朝華暮落耳。幸長卑賤，敝衣蔬食，擁萬卷書，居八品官，著述再等身，虛名溢海內。優游太平之世七十七年，以視往古通人摯虞、劉炫餓死填溝壑者，福命過之。』可見，他非但不以沉抑下僚、仕名不伸為恥，反而以一生能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學術撰述中備感慶幸。《光緒烏程縣志》『嚴可均本傳』載其軼事說：『（嚴可均）自負

學識，睥睨群流。有某進士來見，叩以《漢書》中事，未盡了了，則曰：「君僅知時文耳！吾失言矣。」顧雖玩世傲物，而遇後進好學之士，輒多方獎掖，有問必答，略無少忤，蓋嚴于嫉俗而實篤于愛才也。『從中亦可見嚴可均視科場爲俗務且不肯屈附權勢的傲岸品節。』

除了不曲學媚世之外，嚴可均還推崇秉承節義、堅韌不拔的品節觀。其在《黃節婦謝氏戴氏傳》中說：『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代有撰錄。皆取才章名世，奇節非常，或乃薄命仳離，亂亡播越。則雖文姬重嫁，亦立佳傳，蓋列女不必皆烈女也。余以謂女子賢行，貞孝節烈，四德同科，而節爲大。未亡人性命鴻毛耳，以是藐茲孤，宜延殘喘。然而衰門難振，撫孤能成立者，百不二三。嚮使程嬰、杵臼與趙孤同斃，或趙孤先斃，後世誰復知之？幸而成立，是有福命焉。』雖然上述針對女德而言，仍然可以視作夫子自道之談。他能夠耗費二十七年從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整理并克告功成，即是奉行上述信條的結果。

嚴可均著述再等身，其治學視野籠罩經、史、子、集，學術成就更遍及金石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方志纂輯等多個方面，其集中體現即是其《四錄堂類集》七十三種，一千二百五十一卷。在其所有著述中，用力最勤，也最能代表其學術造詣的當屬《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雖然卷帙浩繁，千頭萬緒，却建立在嚴可均對唐前別集精詳考校的基礎上。如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末其相繼重編校訂《司馬長卿集》、《揚子雲集》等，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夏從《群書治要》、《永樂大典》、《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三國志》等校輯《傅子》二十三篇。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三），輯崔寔《政論》一卷、陸景《典語》一卷、崔寔《四民月令》一卷，復校孫星衍、顧廣圻等人校理的《抱朴子·內篇》，依照《說苑》體例編纂孫星衍所輯《孔子集語》初稿，並加以檢校。次年，輯錄《桓子新論》三卷、《體論》一卷、《篤論》、《昌言》九篇、《典論》一卷、嵇康《聖賢高士傳贊》一卷、《蔣子萬機論》一卷、《吳興記》一卷、《南越志》二卷、《世要論》一卷、劉廙《政論》一卷、袁子《政論》、《正書》各一卷、《風土記》一卷，等等。上述不少成爲《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各斷代文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保證了其纂輯文集版本的嚴謹性與可信性。儘管清陸心源《與繆筱珊太史書》說：『嚴鐵橋僅有校釋之能，未得旁通曲證，蓋第二流也。即如所輯《全上古三代六朝文》，以《百三家集》、梅氏《文紀》爲藍本，增益無多；而以洪筠軒《經典集林》及從《群書治要》中輯出各種附益之，餘無所得。』現在學界已經推翻了這種指責，對嚴可均踵續前人，後出轉精的業績做出了恰當的評價。^{〔四〕}

嚴可均一生纂輯群書，羽儀六經，其經學貢獻自不必多說。^{〔五〕}這裏着重說一下他除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外的對文學文獻整理的貢獻。他重視碑刻文獻，善於以之與傳世文本相互勘校，在優劣辯證中爲治學者提供去取的佐證。茲以其所收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十月蘇唐卿篆書《醉翁亭記》搨本爲例，其文云：『以歐集校之，「鬱然而深秀」，集作「蔚然」。「琅琊」，集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釀泉」。「臨乎泉上者」，集作「臨于」。「在乎山水之間」，集之「間」下有「也」字。「而寓之酒」，集作「而寓風霜」。「高潔」，集作「高潔」。「往

來而不窮者」，集作「絕者互有得失」。唯以「寓」當「寓」，自屬碑誤。『《醉翁亭記》為歐陽修世代傳誦的名篇，通過碑、集對讀，更能瞭解這一名篇在後世的傳寫變更的情況。另外，他還注重探究碑文的文學性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其認為立於唐代宗永泰二年（七六六）七月一日的《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紀功碑》開啟了韓愈文學秦漢的先河，他說：『文體學揚、班，為退之先聲。所稱「元年」至「九年」，皆寶臣牧恒之年，漢已前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此其所本也。』因韓愈于大曆三年（七六八）出生，可知此碑遠在其倡導古文運動之前。嚴可均抓住此碑所呈現的不囿駢儷、遠宗班揚的文風，又以其中承襲史漢的淳古典實，論證其獨立於時代之外的價值。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值得重視。

嚴可均還注重對文學史料的甄別考辨，以解決文壇懸疑，闡發新解。如其《書左思別傳後》針對《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左思別傳》與《晉書·左思傳》的齟齬之處立論，並極力探究其成因，最終得出『《別傳》失實，當以《晉書》為正』的結論。《書左思別傳後》一文的貢獻在於論證了《三都賦》的寫作時間，皇甫謐、劉逵、摯虞等人有無可能為《三都賦》作注，以及左思晚年退居鄉里專事著述的大致時間與真實原因等問題。上述問題均切中肯綮，今日已為定讞。^{○（六）}

另外，其《嚴先生釣臺》一詩前有長序，廣泛徵引輿地、文史材料，詳密論證嚴光行跡及其釣臺位置，可謂文學地理學的典範之作。他的《讀五代史·南唐王李煜》一詩，可算對李煜的

詩化專論，他說：『南唐天子風流骨，文章書畫足三絕。此才何不居翰林，授之萬乘乃覆轍。悲歌酣宴劇工愁，龍虎三山霸氣收。械送京師幸不死，帝曰封爾違命侯。文人薄福能敗國，高論詩書以自賊。骸骨不復還江東，嗟爾一目空重瞳。』這也可作爲李煜在清代傳播接受的材料來對待。他曾作《補白馬王彪答贈陳思王》組詩，儘管出於仿擬，且承自西晉束皙、夏侯湛、傅咸等人《補亡詩》的餘緒，却以當行本色的擬古語辭，揭示了文學史上易被忽略的曹彪《答贈曹植詩》這一事實。

三

嚴可均自三十一歲自編《鐵橋詩悔》，似有視詩歌爲『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爲』的意味。事實上，他一生並未就此停止詩歌寫作。《鐵橋漫稿》前兩卷爲詩歌卷，體裁涉及樂府歌詩，五言、七言古詩，五言、七言絕句，五言、七言律詩等，足見其諳通爲詩之道。雖然嚴可均在《鐵橋詩悔自序》中自稱：『既詩壇無我位置，即所以位置我者別有在耳。』其實，他也有不屑于涉足當時詩壇的自負在。嚴可均在《楊秋室詩錄敘》中批評當時的不良詩風說：『大率淺陋空疎，守兔園新冊，拾宋人殘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爲文，調弄「秋雨」、「秋風」、「微雲」、「澹月」、「涼露」、「晚烟」、「寒鴉」、「疎柳」數十字以爲詩。』如果每個人均可調弄熟語濫句并自稱爲『詩人』，這樣的詩壇『無我位置』也就無足可惜了。同時，上述也不難看出他對宋詩的

鄙薄態度。這種態度與其宗漢輕宋的治學立場也不無關係，他曾在《書爾雅新義後》批評宋陸佃《爾雅新義》說：『率本《字說》，再加穿鑿，幻境重重，至不可思議……余謂《五行志》有詩妖，《新義》蓋經妖也。』當然，嚴可均對於程朱理學仍推崇備至，如其于道光三年（一八一三）所擬烏程縣考試卷即以『子程子曰』爲題，其所不滿當在於宋人流談無根的空疏之弊。嚴可均認爲真正的詩文應具有明天道、立性命的道學主題，他同在《楊秋室詩錄敘》中說：『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譚性命之謂。其謂倫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蹟而散布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草木、鳥獸、蟲魚，故必讀書數萬卷，網羅散失，參考異同，以求真是。』正因爲立足治政得失、歷史興衰、周覽萬物、窮形盡相的詩教觀與再現觀，嚴可均的詩中也大量充盈著詠史、歎世與寫景詠物並行的題材。

嚴可均詩學衆家，而詩風趨近漢魏六朝。他曾作《擬古》、《擬雜體詩》等作，模仿對象涉及曹丕、陶淵明、謝靈運、謝混、顏延之、王維、李夢陽等人，甚至民國著名學者劉咸忻還認爲其《十七夜月》詩『與皇甫子循詩同』。按，明代詩人皇甫汈字子循，可見其所學之廣。他熱衷於模仿，其樂府詩明顯承自元明時代楊維禎、李東陽的詠史樂府詩的風旨，詩中不乏感時憂世、針砭痼弊之談，詩格道義化傾向突出。他在《詠五代史詩序》中就說：『昔楊廉夫、李賓之、尤展成諸先生皆有《詠史》樂府傳於世。余讀而愛之，略變其格，作《五代史詩》若干篇。自愧不文，未足抗衡前哲。然而古今興亡之故，成敗安危之大，讀史者宜深考焉。是詠也，或亦知人

論世之一得歟？』《詠五代史詩·姚指揮洪》感歎：『甚哉末世少孤忠，我論蜀事悲姚洪。……高官大祿者何人，覲顏四姓事十君？』其末句所諷刺者即為馮道，他在《長樂老馮道》詩中說：『無才無德癡老子，更歷四姓事十主。國亡城破敢不來，有率百官勸進爾。新朝大錫推戴功，汝其相予位三公。三公原為汝輩置，只愁未識一恥字。以石易李郭易劉，從容著述百不憂。故主青衣好在不？老子見慣無淚流。』其中不難看出其褒揚忠義、貶抑奸佞的立場。不只是《詠五代史詩》如此，其《讀伍員列傳》『為大夫君亦難矣，東門賜劍將誰尤』、《讀三國志》『一個生降嚴太守，到今說是斷頭人』、《讀史記》『漢文不是心腸薄，為老其材却誤人』等詩無不充滿了賢良不遇、忠貞難得的感慨。

嚴可均也注重利用樂府題材表現對現實的關注與批判，其《獨漉篇》對『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法制紊亂、貪賄橫行而廉吏窮厄、人情勢利化、士風鄉愿化的多方面現實提出譴責，詩末則流露出蘇世獨立的無奈與哀戚。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五月，江南地區洪災氾濫，浙江尤為嚴重。同年秋，又大旱，蝗蟲橫行。嚴可均時在睦州，其《佛粉行》一詩說：『窟地五尺強，粲然逢白土。刳之擷之，嗟嗟苦苦。朝堀粉，餐風露。暮堀粉，宿岳幽。木皮草根，和作乾餼。既齧我吻，又窒我喉。相看顏面，如鵠如鳩。』上述就把受災民衆飢餓難當而服食觀音土的慘狀表露無遺。

其實，對於現實的關注同樣體現在嚴可均一般的詩歌體裁中。他在《答湯雨生將軍書》中

說：『今睦州大水，江船救生，從女牆頂飛空放入，直是陸沈，詎留三版哉！官舍在山麓，水不到，而偏僻無樓，多鼠竊。前任皆不居，可均令老妾挈義兒輩居之。而自僦民廩，與老僕寄居，其址亦高，前後樓下水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圖書萬卷，擊搶上樓，幸免遭厄。而城內外各街坊水深一二三丈，通郡田廬、人畜、穀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戚同之，誰能遣此？爲詩有云：「地接天都非禹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鐙神雀瓦，女牆拔櫬義烏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夢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書天護惜，一身骯髒鬼癡諍。」皆道其實。』文中所提及的詩句同樣也是對災荒年景給民衆帶來的苦難的真實寫照，它們批判現實、再現苦難的視角與其樂府詩的主旨一脈相承。

嚴可均還有許多詠懷、寫景之作，清陸以湑《冷廬雜識》評價說：『詩如「虛窗三面水，老樹半邊春」、「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花」、「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皆得唐人三昧。』應該也把握住了嚴可均此類詩歌的風神，評價尚謂平允。嚴可均曾在《周鐵瓢詩稿敘》中評價友人周農的詩歌說：『通經博學，詩似竹垞，其七言歌行沈鬱頓挫，髣髴空同。……百五十許首，皆格致清空，如斷礪流泉，疎花獨笑。』以上不難看出，嚴可均對『沈鬱頓挫』、『格致清空』等詩美風格的推崇，這大概也是他志在努力的審美方向。

嚴可均詩文集中未收錄賦作，或爲其不擅長此體。不過，在《鐵橋漫稿》中收入《沈杞望傳》，嚴可均不憚辭費，將沈杞望耗時兩年所作的《西征賦》全文錄入。此賦正文加上自注共